

孟京輝：先鋒在路上 「浸沒」在劇中



◀孟京輝

這是一個午夜，從大屋頂內延伸至水面的階梯上抬頭看，有一輪臨近中秋的圓月，為將要發生的故事打上溫柔的輪廓。貫通的兩層樓內藏着曲折的樓梯和狹窄的走廊，以書架做的牆一直延伸至天花板。平面與線性多重疊加的間隙內藏着不同顏色的光源，打在高低起伏的桌面與椅子上，暗紅色的葡萄酒氣氳在高腳杯裏搖晃，把旁邊的白床單襯托得更加刺目。

夢與現實的邊界

觀眾魚貫而入，先適應了一會兒房間裏的黑暗和忽明忽暗的燈光，然後便四散開去，尋找自己的故事和演員。腳步聲隨處可聞，自己的和別人的，但此刻「自己」和「別人」也沒有什麼區別，就像「觀眾」和「演員」也不再有所區別。場地裏人來人往，簇擁着身着黑衣的演員，有時候追了一陣子，才發現原來追錯了，對方也是來觀劇的人，只是正好穿了黑衣裳而已。

「他愛她，她愛他，他愛她」的俗套愛情像一場場疾病在身邊發生，三個演員在共抽完一根煙後兩兩起舞，為了愛意或是嫉妒。偶發的對白裏有人提到醫院裏確診的抑鬱症，以及由此引發的激烈爭辯，然後又相擁着和好，像極了現實生活中的情侶在恣意地爭吵。

《金色甲殼蟲》創作靈感來源於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多幅畫作，講述一場由孤獨和焦躁觸發的等待。整部戲共有三條主線，七條副線，其中內含三十二個段落，四十八個關於垃圾畫派、理想主義、社會觀察、愛與死亡的故事謎題，這些故事將演員和觀眾一同推向夢與現實的邊界。

保持頑童的模樣

觀眾視角的選擇即是夢境的走向，視角的變換則是更為重要的體驗。敘事被鋪平、打碎，線索藏在各個角落和瞬間裏，在一路收集碎片的過程中，有一個蓄意的巧合：無論選擇了哪一條路，最後都將被引至一個相同的夢境邊界，觀看同樣一場水中之舞。

就算擔任過數個戲劇節的藝術總監，孟京輝依然對致辭這件事有些彆扭。開幕式上，他頂着一頭標誌性的蓬鬆髻髮，捏着兩張紙走到了話筒面前，毫無目光對視地把紙上的內容悉數

身處戲劇界，孟京輝總是伴隨着爭議而來，有人稱他「先鋒」，有人損他「商業」，但這卻並不妨礙他成為內地有影響力的實驗戲劇導演。豆瓣上對「孟氏風格」的評價裏，點讚最多的一句話是「全看得懂算我輸」，即使是老舍的經典著作《茶館》，都能被天馬行空的孟京輝賦予完全不一樣的色彩，把觀眾看得一愣一愣卻又讓人樂此不疲。

在孟京輝自己看來，批評他「先鋒」的人是沒頭腦，批評他「商業」的人則是不高興。「我就是想做一個好玩的、充滿想像力的東西。」在二〇一九杭州國際戲劇節的開幕式上，再次擔任藝術總監的孟京輝帶來了四部「浸沒式」戲劇作品，戲劇節的開幕大戲《金色甲殼蟲》更是由其團隊完成。「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演出，而是一場集體做夢的過程。」

大公報記者

俞畫文、圖



◀《金色甲殼蟲》是二〇一九杭州國際戲劇節開幕節目

念完，長出了一口氣便匆匆下了台。反倒是之後的揭幕環節，他捧着裝有金色流沙的玻璃瓶玩得不亦樂乎，把字都填完了還一遍遍地去沖刷，露出了頑童的模樣。

這麼多年過去了，五十五歲的孟京輝依然稱自己是「年輕人」，在他的作品中保持孩子般的童真與倔強，任性與暢想。他所有的劇目都有太過明顯的個人特徵：對台詞的玩味和戲謔，身着黑白素色服裝的演員，朗讀式的表演方式，誇張的近乎癡狂的肢體動作，以及荒誕的想像力與事後的詮釋。

「我喜歡舞台，喜歡排練，喜歡排練場的笑聲，也喜歡在城市間遊走巡演，不會疲憊，因為戲劇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脫掉了西裝的孟京輝身着黑衣T恤，從容地將自己「隱藏」在戲劇當中，若不是他為演員遞過一本發着光的書籍，沒有人能認出這就是剛才在台上一本正經地致辭的藝術總監。

又過了一陣子，當群演明顯不過癮的孟京輝，突然接過工作人員手裏的燈，配合攝像師的實時特寫鏡頭，一會兒照着牆，一會兒照着演員的臉，全神貫注地當起了燈光師。汗從演員的額頭滲出，頭髮一甩便是一道水漬，在燈色與月色的照耀下，影影綽綽。

就在記者的身邊，一名身着棉布連衣裙的女生正興奮地與同伴交談。「剛才孟導跟我說話了！」「他說什麼來着？」「他說，麻煩讓一讓。」



▲揭幕環節，孟京輝（左二）露出了頑童的模樣

以下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金色甲殼蟲》講述一場由孤獨和焦躁觸發的等待

▶《金色甲殼蟲》劇照



▲《金色甲殼蟲》劇照



▲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演員

「浸沒式戲劇」正當紅

莎士比亞曾寫過：「這個世界是一個大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們都是演員。」這句話足以描述浸沒式戲劇的特點。浸沒式戲劇的概念最早起源於英國，與傳統戲劇不同，觀眾可以在演出過程中自由走動，甚至參與其中，與演員進行互動，且因觀劇視角的不同，劇情也會呈現出相應的不同，使得每位觀眾都能得到屬於自己的獨特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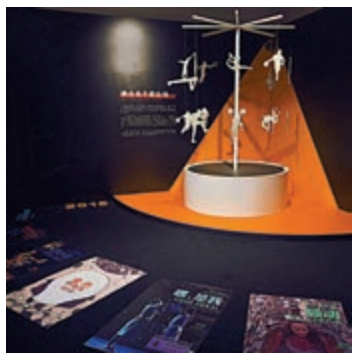
作為中國浸沒式戲劇的引路人，孟京輝早在二〇一五年就推出了內地第一部「浸沒式戲劇」——《死水邊的美人魚》，講述了一個關於身體出軌與感情投契的愛情悲劇，他將北京蜂巢劇場打造成一個夢境般的迷宮，十六名演員在各個空間裏相遇、交談、離別，而觀眾則穿梭其中，得到「身臨其境」的觀劇體驗，也為中國當

代戲劇打開了全新的藝術語境。

二〇一九年，孟京輝推出《成都偷心》，在一座五層樓高的建築中，通過三個不同的入口進入劇場，在八千平方米的空間中隱藏着一百六十八個可自由探索神秘的戲劇景觀，據說看完全劇要走超過三萬步。但這並沒有阻擋住戲劇迷的瘋狂追捧，首輪演出的兩場門票迅速售罄。

「浸沒式戲劇」在內地市場的走紅，也令「浸沒式劇場」遍地開花。「戲劇以它多元化的方式在前進。」孟京輝旗幟鮮明地反對將其過度商業化，「對藝術工作者來說，那都是工具，代表不了未來，只不過它恰好是現在最好玩的一種玩法而已。關鍵是怎麼把這種形式給它玩起來，在這個社會時代裏表達我們的主題。」

▶二〇一九杭州國際戲劇節特展「戲劇，城市的表情」



◀「戲劇，城市的表情」展場一隅

戲劇節跨界 解鎖更多玩法

二〇一九杭州國際戲劇節有二十四部風格各異的劇目，在杭州的十一個空間裏進行三十八場精彩的演出。「現在每個地方都在做自己的戲劇節，我覺得杭州國際戲劇節在維持着小而精的基礎上，保持着前瞻性。這次我們主推浸沒式戲劇有一定難度，但是我們還是想讓觀眾知道，這種形式的戲劇不只是《sleep no more》（《不眠之夜》）這一種。」藝術總監孟京輝這樣解釋本屆戲劇節的浸沒式概念。

除了開幕節目《金色甲殼蟲》，另外三部「浸沒式戲劇」從名字上看就很吸睛——《人造孤獨》將在一個淋浴設備裏完成主要表演，而觀眾則可以選擇冷漠圍觀和主動參與；《養

生海灘》關注的是當代年輕人的生存方式；本屆戲劇節的閉幕演出《closeyoureyes》，通過光綠色相強弱的變化，讓觀眾跳出日常的視覺軌道，是一個在短時間內創作的「浸沒式戲劇」。

一直以來，杭州國際戲劇節的舞台不僅僅在劇場之內，從MAOlivehouse到銀泰武林總店，從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到寶龍藝術中心，四部「浸沒式戲劇」串聯起了一座城市。此外，作為開幕式的重要部分，特展「戲劇，城市的表情」，用七種不同感官的裝置作品，帶出了一個戲劇節的七年和一座城市的七年，記錄下了恢弘時代背景下的戲劇、城市和人。